



河床上的大地

远人



商务印书馆

河床上的大地

远人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床上的大地/远人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698-0

I. ①河… II. ①远…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570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河床上的大地

远人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698-0

2013年2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84

定价:30.00元

目录

第二辑 性情人的性情书	003	托尔斯泰的写作与救赎
	02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金钱与上帝
	050	挑战理性的人
	057	强制的知识与信仰的自由
	063	寻找现代的宁静
	069	现代人的自由幻象
	077	脱身困境的欲望
	088	智慧构成历史
	092	性情人的性情书
	099	老何不老
	103	译本和译者
	107	风格：刊物与个人
	112	克尔凯郭尔的出版遗憾
	116	关于旧书和它的插图
	119	抽象：走向心灵的魔术

- 127 坐在草地上
- 130 发现一些隐秘
- 133 提三个问题
- 136 凝视大地
- 139 他们就是我们
- 142 那些水果，那些体温
- 145 随处可见的伞
- 148 温暖的智慧
- 151 在经验之外
- 154 记忆的树和自然
- 157 最好是沉默
- 160 系好那根鞋带
- 163 出不来的东西
- 166 日常的才是本质的
- 169 月亮让人安静
- 172 想象力是狮子
- 175 所有人的梦
- 178 留存一个瞬间
- 181 最温柔的和最深埋的
- 184 星空里的激情

- 189 婴儿的眼睛
- 193 街边的旧书店
- 196 城市里的鸟鸣
- 203 有过一把吉他
- 206 寂寞的魏源故居
- 211 磨刀匠
- 214 童年的连环画
- 220 日记：2007年10月11日（有关“莱辛获奖了”）
- 223 罗大佑：穿过生命的歌声和歌手
- 230 舒曼：阳光的指尖
- 232 一段雪的文字
- 234 时间深处的凌晨
- 236 河床上的大地
- 238 荒芜之地
- 240 落叶地
- 242 瀑布
- 244 凌晨的雨
- 246 梦见一个扛梯子的人

247	高速公路上的月亮
248	和抽屉有关的行为
249	不必知道的事
250	陌生人的寻找
252	警 惕
253	悼念彭燕郊老师
263	后 记

第一辑

性情人的性情书



托尔斯泰的写作与救赎

第一次见到托尔斯泰这个名字还是在我童年时期。那时我每天中午都去宿舍楼下的街道图书室看小人书。上世纪70年代本就是一个小人书的时代。我现在当然想不起那本叫《复活》的小人书出自哪个出版社，也不记得它是哪个人改编、哪个人绘画的，但一页一页的画面却很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复活》所叙述的故事戏剧冲突性很强，更何况是薄薄一本小人书，它的一切就包含在故事冲突之中。尽管我彼时年幼，但那些激烈的戏剧冲突场面，让人一读之后，便不可能忘掉。

我看了看扉页，上面印刷着“原著：托尔斯泰”这几个字。

托尔斯泰是谁？我一无所知。但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很多年之后，我热爱上文学。当我的阅读从唐诗宋词转向外国文学时，像是巧合，我在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书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次印刷的版本。定价3.80元。译者汝龙。我没想到原著这么厚，对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来说，这本书读早了，但我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这本厚厚的著作读起

来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吃力。我唯一感到失望的是，托尔斯泰为什么不让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最终走到一起？卡秋莎最终与革命者西蒙松的结合让我内心隐隐难受，因为我总觉得，他们的结合将让聂赫留朵夫陷入到永远的孤单。在聂赫留朵夫离开西伯利亚的前夜，通宵达旦地读着《福音书》。那时我读不懂《圣经》，也不明白聂赫留朵夫读经的目的何在。我只知道，聂赫留朵夫太孤单了。孤单可以掐断一个人前面的路。

我现在很庆幸在我最早的读书岁月里，托尔斯泰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的内心。我感到同样庆幸的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是《复活》，而不是让人第一次无法读懂、甚至很难读下去的《战争与和平》。在包括《安娜·卡列尼娜》在内的托尔斯泰的三部巨著中，《复活》是最好读的一部，也是最吸引人的一部。很难说这三部巨著究竟哪部可以充当托尔斯泰的巅峰代表作。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也是读者个人的喜好问题。但如果把这三部著作连成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不难从中看出托尔斯泰通过写作所走过的一条艰辛的灵魂救赎之路。

托尔斯泰的前辈，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他的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序言中明确写到，他给读者奉献的小说“乃是人性”。这句话也同时规定了整个世界小说的一条人性探索走向。我总觉得，亨氏这部小说之所以构成欧洲小说史上一个无法避开的源头，就在于它至少明确了小说这一很重要的功能性。我们只要在19世纪的小说里逡巡，就会很明显地发现，那些伟大的

小说家们都在以揭示人性为己任。他们把自己熟知和掌握的各种性格塑造为笔下人物，让他们活灵活现地生活在我们周围。

托尔斯泰是不是也在通过小说来探索“人性”？

很难这么说。

从菲尔丁开始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构思他们的小说人物时，无不渴望一种真实感，以便让读者接受他们笔下的人物，而读者在小说家们高超的技艺下，也确能感到那个虚构的人物有多么丰富的性格，但不管怎样，虚构的人物终归是虚构，哪怕再强烈的性格被赋予在人物身上，我们能感到的也不过是那个小说家虚构了一个逼真的人物而已，因为那个虚构的人物并不是“我们”。

但托尔斯泰给读者的感受却绝不一样。

尽管托尔斯泰同样塑造了人物，但他的塑造却直击读者内心，让读者惊讶地感到，那个虚构的人物居然就是我们自己。托尔斯泰之所以做到，就在于我们将托尔斯泰和任何其他小说家相比之时，能够发现托尔斯泰始终在表达一个强烈的观念，这个观念也就是高更为他那幅杰作所取的名字，“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这个巨大但又精微到每颗灵魂深处的本质区别了托尔斯泰与其他小说家。因此，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人性”的揭示退居其次。托尔斯泰的笔尖始终围绕人物的灵魂闪念，这些“闪念”差不多就在每个人脑中出现过，甚至一闪而过。但也就是这些差不多一闪而过的不同意念，都在托尔斯泰笔下得到强有力的保留，让我们在阅读时，不觉惊讶地感到这些意念就是我们曾经的意念，只是我们对那些意念忽略了，甚至也在闪过之后遗忘

了。在托尔斯泰笔下，这些念头绝不会每次都涉及伟大与崇高，它普通到极致，但充满的却是真实生活的本身魅力。

在《战争与和平》里，安德来公爵和彼埃尔的首次单独谈话结束时，安德来公爵劝诫后者：“你不要再去库拉根那类的人，过那种生活。这于你是不相宜的……”^①彼埃尔接受了建议，甚至发誓不去，但当他离开安德来，在回家路上却被一些恍惚的念头控制了，“……因为在向安德来公爵发誓以前，他也向阿那托尔发过誓要去；最后他想，这些誓言都是照例的事情，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特别是假使一个人想到他明天会死，或者他会发生什么非常的事变，则名誉和不名誉的问题都没有了。彼埃尔常常有这样的思想，它消灭他的一切决心和意向。他到库拉根那里去了”^②。

托尔斯泰令人惊讶的力量就在这里。他总是不断地把笔尖深入人物的潜意识深层，将那些意识的波动用坚决、从容的语调进行叙述，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往那个意念深层走下去，从而将我们行为的发生依附在意念的运转和它的结果之上。用昆德拉的话来说，这些意念“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毫无缘由、难以捉摸，甚至不可思议的一面”^③。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不可思议的一面”

① [俄]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卷，高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捷克]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也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被这些意念和想法左右，但面对发生后的结果，我们又几乎遗忘了这些无意识的波动过程，而将这些无意识波动过程分毫毕现地展露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托尔斯泰在小说领域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也是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所展现出的力量。

深入这样的意念深层，就决定了托尔斯泰对任何一缕“思想细节”的打量和抚摸。在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的雪橇上，奥列宁不断地想起“那个给他送行的朋友，想起他们谈到的那朋友跟那姑娘之间的关系……接着，他想起那天晚上他从她家里出来，最后一次到俱乐部同华西里耶夫先生打牌；还想起他怎样低声下气地要求再打一局，却被华西里耶夫冷冷地拒绝了……”^①我没有引完全文，但奥列宁的旅途就这样被纷乱的思绪填满。这些占据五个页码的汉译段落表明了托尔斯泰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透彻思维挖掘。

人的思维总是不断在跳跃。如何将那些跳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绝非只是某个人的心理活动，而是共存于人类的思维深处。托尔斯泰抓住的就是这些属于人的共性之态。在他之前，没有人做到过；在他之后，也无人再做这样的尝试，即使有人去做，也仅仅围绕某个局部。托尔斯泰令人惊诧之处就在于他无处不将这样的思维跳跃强有力地握在手中，换言之，在整部世界文学史

^① [俄] 列夫·托尔斯泰：《哥萨克》，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7页。

上，也只有托尔斯泰在这样的细节面前做到了令人吃惊的精确性。不仅仅是人的思维，托尔斯泰就像巴尔扎克对一条街、一幢楼也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写生般的描摹一样，托尔斯泰对笔下的每个人都进行着细节的描写，哪怕是手指的轻微抖动，衣角的无意褶皱变形，都在托尔斯泰笔下得到照相般的还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成熟的写作者不重视细节，但像托尔斯泰那样对人物一分一秒间的细节描写也不放过的写作，甚至以此来贯穿着整部小说的，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去做，也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追求着细腻和精确。而没有人那样去做，是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够做到。

当安德来公爵从奥国皇室报捷回来，库图索夫要他和自己一起坐上马车，“过了五分钟，在马车的柔软弹簧上平静地跌宕着，库图索夫向安德来公爵说话了……”^①我读到这里时，忽然有种“不对”的感觉，我立刻从书架上抽下这部著作的几个其他译本，果然，草婴的此处译文是：“过了五分钟，库图佐夫摇摇晃晃地坐在柔软的弹簧车垫上，又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身来……”^②刘辽逸的译文是：“五分钟后，库图佐夫在柔软的弹簧车垫上平稳摇晃着，

① [俄]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卷，高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② [俄]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卷，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身来……”^①董秋斯译文为：“五分钟后，在马车的柔软弹簧上轻轻摇晃着，他转向安德列王爵……”^②在读过的这几个译本中（董秋斯译本我没读完，译得太糟，不值得花时间去读完），我之所以选择高植的译本来重新感受这部巨著所带来的阅读享受，是因为我不仅仅喜欢高植的译文风格，还因为在我看来，高植的译文差不多最准确地还原了托尔斯泰的语言风格，但也恰恰是高植的这个译本，让我在读到这个细节时感觉“不对”。比读之后，我的感觉是正确的。高植的译本中没有库图索夫在对安德来公爵说话前的“转身”动作，其他几个译本却无一例外地拥有这个细节。我在意这个细节，因为它是托尔斯泰风格中不可或缺的构成环节。当然，每个译者依据的原文版本不一样，出现一些细节偏差应属正常。我之所以要谈到阅读中出现的这个插曲，是因为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时，不可避免地要撞上这样一个问题：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极尽这样的细腻之笔？

强调细节是20世纪小说家的拿手好戏，甚至，为细节而细节也差不多成为新派小说家们引为自豪之处，但恰恰是那些在语言上不乏魅力、却不说明任何实际问题的细节铺陈，暴露了新派小说家们的致命伤——很难从细节中浮起“内在的力量”。而内在

① [俄]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卷，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② [俄]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卷，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3页。

的力量却又绝非一种无中生有的力量。那么，“内在”究竟在哪里和它究竟有些什么？这是托尔斯泰全力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一直不以为托尔斯泰通过小说企图抵及的是为了塑造人物，而是通过人物本身，窥视人物的“内在性”。没有内在，小说就没有容量。尽管托尔斯泰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句话，但他通过写作所构建的，恰恰是这样一个标准。因此，托尔斯泰虽然将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战争与和平》设置在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他实施的却是将所有人物界定在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此时此刻”。他要求笔下的人物——安德来、彼埃尔、罗斯托夫、娜塔莎，甚至拿破仑和库图索夫都具有属于人类的那种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属于人的“内在”；也只有将这些“内在”从细节深处牵扯出来，托尔斯泰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

也正是这个“往哪里走”，成为了托尔斯泰一生都在面对和探索的问题。

早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十年之前，年仅二十四岁的托尔斯泰就在日记中写道：“我把多少时间花在自己的教养上啊！可是我改善得多吗？真到了使我绝望的地步，不过我仍然抱着希望，期待偶然的时机，有时期待上苍。但愿有什么东西来唤醒我身上的能量，使我不至怀着对荣誉、益处、爱的崇高幻想永远堕入没有目的的琐屑生活的平庸泥淖中去……”^①在这里，青年托尔斯泰

① [俄] 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日记》，陈馥、郑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